

多友：一个造就人的学术社群

邓理峰 中山大学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操持会务的额外收获

8月2日傍晚，和需要在中山大学紫荆园宾馆中转一宿的最后一拨多友握别。前前后后，心思念想了半年之久的一件事儿，终于平稳落地了，如释重负。在康乐园里，踩着台风遗落在校道上的落叶枯枝，更加衬托出假期里的校园静谧。没有疲惫，也没有兴奋，唯有苏轼所说，“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

今年3月我从超人院长志安这里领受这办会任务，至今恰好半年了。回想起来，如电影静帧慢放，历历在目。

在微信里无数次与 Kitty 为会务细节来来回回回环往复地沟通，她在行政上如此认真细致和专业尽责，甚至我们自己看过 N 次认为已经完美无缺的邀请函，在 Kitty 这里却察觉出了错误，给了我们及时纠错的机会。筹备会务半年多，如若巨海舟行，CC 老师自始至终仿佛是监控着航向的指挥，每每在我们踌躇犹豫时总是能帮我们校准航向，劈浪续航。进入6月底，我们学院组建了正式的会务组，张罗会务不再是孤军一人了，遇到事情也有了可以商议的对象，当然也增加了为了评估各种异议而寻找最好方案的时间和难度。会务组的同仁各自带着自己的经验和逻辑，对每一种异议都彻底地予以批判和再评估，为的是消除细节里隐藏的魔鬼。我们开了几次筹备会，第一次筹备会甚至从早上九点持续到了下午将近三点钟，盒饭午餐，真正是屁股不离席，不是“席不暇暖”，而是差点“把牢底坐穿”。



（图 1：本次多友会会务组部分成员合影。摄影：李金铨老师）

因为筹备这个会议，我也真切地感到自己得到了一个机会仔细打量，重新认识自己所在的学院，还有自己身边的同仁。因为我们一同面对困难和挑战，一同相互批判和反思，我们彼此更加相互了解，因而获得更多的彼此理解，也缩减了取得共识的时间和难度。我必须要说，这的确是一个年轻活力，生意盎然的学院。我们给超人院长张志安和学术罗盘李艳红的提议，常常会在很短时间之内获得反馈，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鼓励。总之，在这个团队了做事儿，畅快。

与多友们的精神交往

多友会里面目前有超过一百八十位成员，但我真正亲身近距离结识的却恐怕不超过十八位。作为传播学院的教书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若非亲身触碰，辨识面相身势，我们很难完整地理解交往中另一个人的表达。也因为张罗这次会务，我得到了更多和多友们精神交往的机会。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广和联络。由于大部分多友我其实没有亲身在场、时空非抽离地交往过，因而我跟大家的联络过程成了我结识大

家的第一道程序。我常常感动于多友都总是能给我即时反馈，省却我联络过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折射出大家都非常重视多友重逢的这个暑假会议。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厦门大学陈经超和乐媛夫妇两个的报名过程。他们是人生赢家，蒙神赐福，得了一对龙凤胎，但也增加了他们参会的难度。因为孩子才两岁半，如何同时顾及孩子和参会，是一个难题。最初，他们报名说，我们家将来6个人（夫妇2个，保姆1人，两岁半幼儿2人），需要两间房。我当时看到报名表就顿时震住了，感动啊！

过了一阵子，乐媛发来信息，说，由于小孩尚小，考虑到各种麻烦，我们决定就我们夫妇两人参会，孩子不来了。于是，我立马在电脑里改了。

又过了几天，乐媛又发来了信息，说，我们需要再次更改报名表信息，因为我们决定把孩子带上，一并发来参会了。于是，我再次赶紧把信息黏贴到手机记事本里，免得忘记。回家后，又在电脑里把报名表改了。这次改，心里已经有点小苦恼了。心里暗暗想，幸亏多友里面只有一对有龙凤胎幼儿，而且参会决心巨大的夫妇。

再过了一阵子，乐媛又信息我了，说麻烦留意不要给我们预留华工大学城酒店的房间，因为涉及到孩子食物的事情，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幼儿，需要单独住在番禺。我于是赶紧把信息反馈给负责预定华工酒店的老师。这一次，我的确再次被震撼了。带着两岁半孩子参会，已经是需要巨大决心和勇气的事儿了，想想我自己，我曾经带过这么小的孩子外出参会吗？我不仅没有，甚至已经多年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了。更何况，他们为了预备孩子食物，还不能跟大家同住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蜀之鄙有二僧”的故事。过去几年自己几乎和学术会议绝缘，好不惭愧？！

感动我和启发我的，不仅仅是陈经超和乐媛夫妇参会的故事。我还看到了更多故事。

我看到了多友们的护犊之情。在二号车里王蔚老师如此温柔耐心地为孩子读特快火车故事，刘勇老师在下川岛海鲜大餐之后以西部牛仔之酷带着女儿骑沙滩摩托车，梁君健在水上儿童乐园小心翼翼地护着女儿学习凫水，路鹏程在鸣泉居餐厅细致入微地为儿子剔除鱼刺。易妍和妈妈以武装到牙齿的全套装备带着两岁的小孩，甚至带上了耳蜗体温计，而且在邓子豫发烧的时候派上了用场，我也人

生第一次使用了如此高端的先进设备（此处限于篇幅，省却一千字）。



（图 2：李岗导演和王蔚切磋。摄影人可能是李金铨老师。不过有待确证）

我还看到了多友们的伉俪情深。广州会议闭幕式上 CC 老师借夸赞李岗导演夫妇之机会，毫无保留地盛赞夫人颜老师之后脸颊绽放绯红（李导夫妇当然值得盛赞，因为李导耗资五百多万，拍了一个早就知道不可能赚钱的纪录片，夫人还鼎力支持。而颜老师全力辅佐先生，成就了传播学史上的另一位大家，其对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注定超过老师施拉姆，岂不同样值得盛赞？！这巾帼境界，非同小可啊），刘兢和夫人刘琼夫唱妇随，夫人灵辩滔滔，在车上讨论自己的学术理路，洪杰文夫妇出双入对，十指相扣，无需言语，已经感人至深。不过，他们夫妇甜甜蜜蜜，羡煞众人，以至于我完全忽略了他们女儿也随行在本次履行当中。沈菲夫妇情深意笃，含情脉脉，只要和他们一同在场，就常常对于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所散发电波和气场会有察觉（此处限于篇幅，再省却两千字）。

我也看到了多友们的兄弟姐妹之情谊。陈侠和李艳红在车上恣意快哉，笑谈彼此共同认识的北大教授，刘鹏和张磊两个看似文弱无趣的书生，却在下川岛海水里亲密无间，无比奔放地玩跳水，令人羡慕嫉妒但不恨。翁玉莲和余绍敏姐妹

两个，形影不离。叶晓华和庄曦姊妹友爱，情同手足。在邓子豫突发高烧的时候，我们下车后翁玉莲老师两手一甩，健步如飞，跟陈敏等老师，一同把子豫送到附近诊所。我在旁边，傻傻地被又一次震撼了（此处限于篇幅，再省却三千字）



（图3：本次下川岛海边著名的兄弟双人跳。由张磊和刘鹏友情出演。摄影者尚在考证当中）

J. B. Thompson 说，对于任何知识生产，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生产过程所处之社会语境来理解其文本和话语形态。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们都会有一种常见的经历体验，就是对于一些经典作者，当我们有机会亲身接触到，尤其是若有机会和他或她们面对面交流之后，我们常常会得到顿悟入道，豁然开朗。结识多友，再重读多友们的学术出品，也有同样的感受。

多友，一个助力于成就青年学人的学术社群

每年一度的多友论坛，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会议，但是会议内外参会人之间非正式、没有确定框架限制的自由讨论，所给人的启发和所建立的联系，恐怕是大多数正式学术讨论所不能企及的吧。

“多友会”一直以其成员乃是国内学术生产最为活跃的青年学人而著称。我操持这个会议，的确是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年轻学人，究竟是因为他/她本来就出色而成为了多友，还是因为成为了多友，而后才变得更为出色了？换言之，多友，究竟是一种彰显学人成就的身份标签，还是一种助力成就学人的学术社群？前面这个问题，指向的是完成时和静态，后面这个问题，指向的是将来时和动态。还是有差别的。

问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澄清一个错觉，就是成为多友会成员，就标志着“已经”是成熟的出色的年轻学人了。我觉得这当然是对于多友会的误解，忽略了多友会作为一种学术社群的活力来源及其内部动力。

我想“多友”主要不是作为一种“成功的出色学人”身份标签而存在，用于自我认同和与他人区隔。多友会之于年轻学人的价值，在于这个学术社群网络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为出色。因为存在于这个学术社群里的互助、信任和协作，特别是大家对于学术理念、概念、方法和前沿的相关交流与讨论，可以使得日益个体化的文科学术生产，重新团聚起来，达成群体智慧，并极大地提升学术产出的品质。

“多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老师说过，这是一个“学术和友谊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scholarship and friendship）”。其意涵的确深远。以 CC 老师提出的这个愿景为鹄的，让多友真正成为助力于成就学人的学术社群，我们每一个多友可以做些什么呢？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更有智

慧的下一位冰桶作者吧。



(图 4:2016 年 7 月 31 日晚 CC 老师和多二代合影于台山下川岛海滨:摄影:本次活动的著名“骨灰级发烧友摄影师”、新媒体研究领域里的大牛北京师范大学何威老师,也是多友曹书乐的先生)

the end